

豐州集稿

陈国仕辑录

(下)

南安县志编纂委员会

清 光 緒 甲 辰 年

陈 国 仕 辑 录

丰 州 集 稿

(下)

南 安 县 志 编 纂 委 员 会

一 九 九 二 年 十 月

丰州集稿

(卷之七)

宏治甲寅南安邑志序

(明)傅 凯

古者列国皆有史以记事。邑之有志，犹国之有史也。非史则一国之事无所稽，非志则一邑之事无所考，志固不可以不修。然使见闻之不博，去取之不精，则不足以传信而示远，志又可易修耶？此扬子云所以勤拳于纂辑而汇，文通又有修志之难之论，良各有以也。

南安自古为郡为州，而复为邑，山川之清淑，风俗之淳厚，人物之杰出，非他邑比。旧尝有志，历兵燹而废失已久。或传闻于故老，或杂见于碑刻，或手录于人家，或附著于郡志，又往往多谬误缺略而不得其全。

宏治乙酉，江右临川黄侯济，以丁未进士，来令兹邑。甫下车，首以邑治沿革，民情利病之类，发策考士，盖深有意于修志而未暇也。比六年政成，乃属予与邑诸生黄麒、柯信、洪文辈，互相考校而纂修之。

于是访之人家，摄之郡志，采之碑刻，询之故老，而汇参众见。首之以地图，继之以建置、沿革、形胜、风俗，与夫户口、财赋、山川、人物、官守、典礼、守御、物产、邱墓、寺院之

属，而终之以文辞。缺者补之，谬者正之，诞漫者去之。分为三十六目，总为十五卷，哀次成帙，送侯订正。

侯以最绩久著，天子临轩，特垂清问。部使者上其名而内召之。征书旦至，以趣入京，故未获饔梓，乃捐俸金寄邑藏，以为之资，仍属予辈以毕其事。

荏苒未就，姑苏常熟沈侯诚继令兹邑，即欲毕此，而黄侯擢丞太仆，又屡寓书速之。侯因复订正而饔梓以传。金谓予宜有言以序之。

夫南安之志久废，固不容以不修。然非黄侯勤勤以倡之于先，沈侯拳拳以绳之于后，而又非黄生辈博洽之相资，如予固陋，恶能以寡见渺闻成厥巨典哉？是志一出，庶几可以传信而示远矣。

古今此天地，古今此形胜，古今此人心也。后之官于此者，观前人之芳躅，必知所兴起，而进乎高明，风俗亦将转而复厚矣。其有补于治化，有关于气运也不小，又岂但为记事之书而已哉？因僭书以为序。

赐进士出身，奉直大夫、户部云南清吏司郎中，前陕西司员外，四川司主事，治生傅凯顿首拜撰。

崇祯壬申南安邑志序

(明)吕国南

武荣设治，视郡城尤先。又欧阳行周先生以文章首起应常观察兴文之治，卓然名世。嗣后递合递分，或州或邑。有大事两画焉，有监司两谒焉，有土有人有子弟两隶焉，如骖之于辔，辅之于车，吾泉西偏一大都会也。

文人辈出，文治不乏，独志乘一书附于郡而无专册，致征文者问焉而无以应。夫将簿书之未遑乎，文献之无征乎，抑运会之有待也？古者襄阳之传耆旧，汝南之传先贤，王仲宣之记英雄，

郭璞之注山海图，酈道元之注水经，彼徒欲以其人与事与时重耳。无关政令，犹且勒成一家焉。有包络山川，莫置图版政教治行所关，兵赋田土所领，风俗淑慝所攸系，官司视为大簿帐，而士民视为遵旧章者，而可任弗废，不诿次乎？

豫章李侯所以愀然已任而思就此志也，诚识其大也。于是以不自暇逸之晷，下如许长之椽笔，摘其纲而条其目，芟其烦而补其所未备，若犀然而烛照也。其凡自輿地规制、官守、防御、以至杂志、诗文若干则，皆剖析窾会，随事附见，井井不紊。盖文征志、武荣书为谋野之获，而侯不啻国侨之润色矣。

余不文，无能赞一辞。窃谓谈志难，而谈志于今日之武荣尤难。异时难志者，率谓难在名宦乡贤人物耳。其意以不虚美，不隐恶，乃为董狐可传之笔，固也。然乡贤责在督学使者，以宁严毋宽为主。宽于上而欲核于下，毋乃非孝子慈孙之心乎？

吾又忆三山林楚石之对叶文忠也，曰：但出西郊外无生祠去思碑者，即为贤父母公祖。嗟乎，人心一时，直道千古，其然，岂其然乎？若夫士大夫立朝居乡，盖棺之日，淑慝可望而知。或取全瑜，或取一节，或取法戒，以其素还其人。吾侪与为吾侪之后者，均足以受也，未甚难也。

惟夫国家多故，红朽无闻，当事者势不得不亟于民间涓滴之输。凡食土之毛，日就削瘦矣。而名目靡定，有增无已，上之为民望宽，与下之思宽于上者，欲识所为画一之象魏而不可知也。兼之干掇失职，海氛波竞，勇怯于公，义树于寇，汛移于内，兵耗于籍，餉削于扣，而吴涖边桑之争，不在民，而在盗，其祸乃延之于民，求如前者，置巡司，设弓兵，遗意荡然乌有，而又寺田日清而日蠹，新垦时复而时消，徒滋民蠹，无取寸补。

盖余读建置、防圉、赋役、田土、加派、裁减诸条，而不胜

国恤民艰，漶漫纷拿，纬縻之虑焉。侯皆比栉而鳞次陈之矣。

《记》曰：为上者可望而知也。侯为政而人知其仁，知其明，又知其修洁，今又为邑书数百十年可知之文献，以贻之后，使武荣不至杞宋。斯亦无忝于为上也已矣。

至于山川之清深，可以悦情而娱意；古哲之寄寓，可以思齐而景行。贞女节妇义士之凄清，可以维俗而慰幽。衲士外道之逍遥谈乘，可以超玩而涤烦。睹草木百果之森然者，可以该物而多识灾祥杂志之累然者，可以耸听而憬念，此又瑰琰之余光，而载乘之剩事。夫亦使继今而读者，手一编而巨细精粗，了若指掌。继今而有事兹方者，日修日备，以无替此文献而已。

时崇祯之壬申孟夏朔，邑人治生吕图南拜手撰。

崇祯壬申南安邑志序

(明)王振熙

南邑去郡城十馀里，无附郭之名而有其实。凡拜谒交际之烦，与晋邑等而赢。其往返之程，驿传之设，远在六十里之外，当道按临必造焉。田赋视晋邑稍溢，而多为晋绅衿寄庄。粟麦输于邻邑，而徭役无可旁贷。石井四澳巡司之设界于晋、同之海滨，鞭腹之虞，近日尤剧。邑事殷繁，视晋盖倍之矣。

江右滑疑李父母在公之余，考一邑之记载而无从也，慨然曰：“夫志者，治忽得失之林也。经理之要，控御之方，与夫征文征献，皆于是焉在，而兹邑阙然。司是邑者将何辞以脱于固陋？”是用广询博采，得黄有及先生之《文征私志》，何匪莪先生之《武荣全书》，参之郡邑之乘，以及缙绅、庠序、宿儒之所闻见汇集之，为志一十有一而书成，以示邑人王振熙，命为之序。熙盖卒業焉，而有得于论世之说也。

邵康节《经世书》曰：“至变之谓世，世变而政教行乎其中

矣。”陵谷之有迁徙也，而地利变焉；川泽之有流复也，而水利变焉。村郊之寥落而生聚也，生聚又变而争夺；衣冠之朴野而文明也，文明又变而侈靡，又或变而争夺。如志所载山川、版籍、典礼、防围、风俗，有沿有迁，有盛有衰，有正有变。补而救之，则政著矣；章而明之，则教著矣。政教著而世变之升降，且维挽于其中，是志之所必传者哉。

乃又有进于是者，国家祀典，以名官乡贤附于学宫，与圣贤春秋并祀，此志中一盛事也。士民为父母举名官则为敬，子孙为父祖晋乡贤则为孝，当道因呈请而允之则为劝。然政或未兼乎教，而行或未副其文。按击之与抚循，而概命之曰良吏，乡原之与狂狷，而概命之曰贤者，至圣临之，群贤质焉，未知其能享而妥乎否也？

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惜斯名而慎之，是在后日哉，是在后日哉！

山东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，前奉敕提督山东学校副使，晋升浙江布政使司右参政兼佥事，奉敕管理温处兵巡道事，通家治生王振熙拜序。

明天启元年安溪县志序

（明）吕国南

《清溪志》者，志清溪之山川、土田、民风、建置与文若献也。柄其事者，稚孝何先生也。

先生博极群书，慕古修道，材宏而笔无曲，志之信也。始之者，清溪邑侯贺君也。始贺君郑重邑乘，而属之何先生。方属草而贺君行矣。成之者，灌阳王侯也。王侯方下车数月，不急办期会，而即委刻事于诸生黄曦陟氏。亟成此志者何？一邑之典章，参错不整，次当吾世，而名士大夫高节懿章不表录，如椽之笔，

委诸纸上，为政者之过也。曙其大也。

刻成，而南寓目焉。其义例自原县分野至纪秩，凡十八则。览之，烂如也，秩如也，彬彬乎备哉！盖仲尼尝论述夏、殷而致叹杞、宋之文献。彼伤当时之君卿大夫，不能有所识别发明，令天下之遗迹名宪，不获前耳目而举，后耳目而传，遂尔泯泯者，尽杞、宋也。乃其自乾乾洙、泗间，则以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为文，以祖述宪章为献，而以万世为系。

故当仲尼而命文献，实难其人。即礼之聘，官之郟，良史之董狐，博物之子产，君子之蘧瑗，好恶与同之邱明，遍观六代礼乐之季札，皆身遇仲尼而得其褒赞。则之数君子者，固一代烂然之文献也。夫文献而山川、风俗、兴建名迹、大官贵人乎？此可按名籍而胪列者也。

凡文而不擘画朝家，指切邪正；献而不麟凤郊薮，鸿仪世寅；识者虽载笔，不愜志焉。文而擘画指切，献而麟凤羽仪，则一都一邑之文献，固天下之文献也。何也？贾生治安数策，可以洛阳之文目之乎？汲长孺古社稷臣，可以濮阳之士目之乎？天下一大方隅也，古今一大簿帐也。郡邑而下，则无负郡邑志；郡邑而天下，则无负志郡邑。与杞、宋并时者，小至邶、鄘、卫，微咏片简，世知有邶、鄘、卫。然则授事兹方，与其杞、宋之也，毋若邶、鄘、卫之也。

吾观太史公书成而欲藏之山川，山川亦不杞、宋矣。禹穴、二酉，非是书，不知是山，又令太史濡毫时，而即有杀青播之通都大邑者，太史更不言藏矣。王平子行陈留郡而问士人，吏以蔡子尼、江应元对，因叹赏此邦有风俗。则子尼、应元者，陈留之文献，而停车一问，姓名弥香，平子亦识所以传之耶？

稚孝先生，世方捧古文辞盘皿与之，而躬行一本之仲尼正学，自身具文献矣。尝承台使者陆瑞亭氏《闽志》委，论次数载，已脱稿，特未授梓。又尝修泉郡志，兹志清溪，其一支也。

清溪多君子，不具论。如詹汝钦公父子侍从，侃侃天下大计，直声在隆、万间。李克苍氏以一郎署，上书言事，无所不指斥，白首偃蹇，斯岂复一郡国士哉？王侯不顷刻忘斯志也，亦君家平子停车问士人意也。余故论其大而为之序。

天启元年辛酉春三月。

泉州刺史席公宴邑中赴举秀才 于东湖亭序

（唐）欧阳詹

贡士有宴，我牧席公新礼也。贞元癸酉岁，邑有秀士八人，公将首荐于阙下。

古者相觐相祖，有享有宴。享以昭恭俭，宴以示慈惠，二典为用，鲜或克兼。诸侯升俊造于天子，遣之日，唯行乡饮酒之礼，则享礼也。戴肉玄酒，莫饮莫食。公念肉不使食，则仁不下泆，酒不使饮，则饮不上交。方欲激邦俗于流醪，致王人乎德，而贤者仁未伊泆，才者欢未我交，其若蚩蚩何？

秋七月，与八人者乡饮之礼既修，乃加之以宴，肴移已膳，醴出家酿。求丝桐匏竹以将之，造华轩胜境以光之。后一日，遂有东湖亭之会，公削桑梓之礼，执宾主之仪，揖让升堂，雍容就筵。乐遍作而情性不流，爵无算而仪形有肃。锵锵焉，济济焉，于是老幼来窥，尽室盈岐，非其亲懿，则其闾里，皆内讼而誓迁善焉。

於戏，行其教，不必耳提而口授；移其风，不必门扇而户吹。公斯宴，则风移教行其间矣，真尽心竭诚，奉主化民之宰也。

烟景未暮，酒德俱饱。有逡巡避位而言曰：夫诗者，有以美盛德之形容。君侯因片善，附小能，回一邑之心，成一邑之行，而昭吾人恭俭于嘉享，示吾人慈惠于清宴。回人心，成人行，周孔之才也；昭恭俭，示慈惠，管晏之贤也。不有歌咏，其如六义何？

是日，人有甘棠泮宫之什，客有天水姜阅、河东裴参和、颍川陈羽、邑人济阳蔡沼，佐赞盛事，亦献雅章。小子公之氓，本鼓微声，先八人者鸣。捧豆伺彻，时在公之侧，睹众君子之作，遂从卜商之后，书其旨为首序。

送蔡沼孝廉及第后归闽覲省序

(唐)欧阳詹

昔人论别有赋，论恨有赋，状别离，陈感愤，其未见予于蔡侯是日之情，盖古人之遗情也。人之惭，莫先乎同有求而一不得；人之慕，莫甚乎偕远游而一先归。

蔡侯沼，字虚中，予之邑人，又懿亲也。虚中以学，予谬以文，共受遣乎长吏，皆求试于宗伯。虚中登太常第，归宁故园。予有曝鳃之困，犹留京师。同求在予则不得，偕游虚中则先归。堂俱有亲，身亦祈达，自负违颜落羽之耻，对人飞鸣就养之庆。怀方寸为丈夫，禀太和曰人子，不包羞，不痛心，行道之人也。

虚中胸中有心者，以予此辰之意如何哉？恨恨凄凄，浑浑迷迷。饮甘觞以苦荼，视春光其如秋。周秦九轨之道，吴楚千里之水，骋逸骑，扬轻舟，激尔清风，欢拜非远。人则姻昵，家惟里闾。到日荣贺，尽室当在。

念沽名之无异，想出门之是同。父也母也，兄也弟也，虽喜人之善则有，而伤予之不肖岂无，重增予郁结之端矣。明镜前，

平衡下，姿媚无取，铢两不登，才欤命欤，不自知也。烹乳为醍醐，锻金为干将，予期烹锻以变化。

虚中其行乎，勿谓业就不增修，勿谓名成有所忽，及此方远大。虚中志之。

泉州泛东湖饯裴参和南游序 (唐)欧阳詹

泛舟饯行，别礼之重也，昔李郭有之。降自近代，名望之士，亦往往而用，皆其殷勤复出于人意。文雅足赋乎时物，俾操执之容可观，风景之媚不孤。理未符此，事罔得举。

清源郡春正月，客有河东裴参和将南游，郡司户置同正前大理评事扶风窦公，因携俎豆，展故实，盖厚裴而昭己德也。

奇哉英秀哉其裴欤，明凝乎风姿，瑰丽乎词华。朗如嵩如，辉如焕如。予翰苑十年之游，饱睹四方之彦。九霄寸步，一日千里者，予得识之，如其人，如其人。

是饯也，主贤宾贤，譬古无作。指方舟以直上，绕长河而屡回。弦管铙拍，出没花柳，胜趣则深，离觞且酣。斜日应程，宾辞及固。

噫，停桡一挹，裴其升车。美哉裴，何往而不利。况此选列郡，莫非哲人。有知之鉴，其岂相失。游意倘尽，姑为时起予，从此更诣承明。窦公不日应召宣室。秋风似紧，当共天衢，伫羊角而来，一举磨苍苍矣。诗人同志之。

送王桢序 (唐)陈黯

黯去岁自襄中还辇下，辅文出新试相示，其间有《江南春赋》，篇末云：“今日并为天下，春无江南兮。”江北某即贺其登选于时矣，何者？以辅文家于江南，其词意有是非前朕耶？今春果擢

上第。

夏六月告归省于闽，命序送行。某辞以未第，言不为时重。辅文曰：吾所知者惟道与义，岂以已第未第为轻重哉？愚由是不得让鳞群之众也，必圣其龙羽族之多也，必瑞其凤之非四翼、龙非二首，所以异于鳞羽，惟其希出耳。向使日百时千，盈川溢陆，则蛇虺鸩雀，无非龙凤矣，其谁曰圣且瑞哉？

进士科由汉迄今为摧贤之首也。寰瀛之大，亿兆之众，岁贡其籍者数才于千，有司升其名者，复止于三十，其不为贵而且稀乎？

辅文旦岁业儒，而深于词赋，其体物讽调，与相如、扬雄之流，异代而同工也。故角于文阵而声光振起，今之中选是荣，其归想宁庆之展，为乡里改观，孰不谓人之龙凤乎？懿哉辅文，是行也足以自重。

（王桢字辅文（或字辅之），福清县人。咸通三年进士，官至水部郎中。著有《麟角集》一卷。一天白阁注。）

《乐斋公文集》后序

（宋）李 邕

东坡罢徐守时，伯父以书抵之。坡答书，厉道黄、张、晁、秦数公，且曰：此数子者，挟其有馀之姿，而骛无涯之知。必极其所如往而后已，则此安所归宿哉？惟明者念有以反之，其意盖以彼为不然，而勉其有所至也。惟伯父往诚乎忠厚，故其为文，横骛则驱，曲折演迤，而一贯穿于理，有万折必东之势。

志乐于靖退，故其为文岑然，其立渊然，其止不侈众目，而风神自远，有久幽而不改其操之美。学博而思精，故其为笺奏、应用之作，博古切今，琢削稳密，不伤肤骨。

叙事外自为文章，才赡而意广，故其为诗，奇丽偃适，章断

句绝，馀思洋溢，得诗人味外之味，此其大略也。

（是集今名《乐全集》四十卷，张方平撰。今尚有之。一天白阁注。）

金溪泛舟序

（宋）傅自得

绍兴丙子八月十一日，携酒褰被，谒朱元晦于九日山。

向晚，幅巾藜杖，相与徜徉于金溪渡头，唤舟共载，信流而行。老蟾徐上，四无纤云。两岸古木森然，微风摇动，龙蛇布地。溪光山色，随月照耀；远近上下，更相辉映，殆非尘境界。朱子曰：“乐哉，斯游乎！”举杯引满，击楫而歌楚骚《九章》，声调壮大，潜鱼为之惊跃，栖鸟起而飞鸣。余亦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以和之。每至会心处，辄递起相献酬。时常饮酒，率不过三杯皆大醉，至是连酌十馀觥，而月愈好，舟愈快，气愈逸，饮愈豪，兴愈无穷。

酒且尽，舣舟岸侧，命老兵贷钱于酒家保，亟挈一楫来。解维复去，洗盏更酌。少焉，斗转参横，风作浪涌。余曰：“乐不可极，将安之耶？”鼓棹而还，会宿于东峰道场。

明日，朱子赋诗以纪一时之胜。次韵为谢，殊恨笔力衰退，无杰句以称清游也。

送迎阳吕堂长归武荣序

（元）陈乐所

闽之文风兴于唐，闽之人物盛于宋。乾淳、端佑间，考亭朱子，先圣之道学，集诸儒之大成，文风人才，愈兴愈盛。闽为南方邹鲁，岂不信哉？

宋之季，朴乡吕先生生吾泉，私淑于朱子之徒、钓矶邱先生。生吾同亲炙于朴乡之门，斯文一脉，天将不坠。愚生晚不及

见考亭与朴乡矣，犹幸北面钓矶而从之游，相闻一苇师事者四十年，得所矜式，而闻其绪馀。

迩来木坏山颓，朋徒凋落殆尽。小儒曲学，妄议高谈，独障狂澜，落落寡合，深为吾道慨。至元庚辰春，吕君惟宗奉府檄来长语江书院，前吏部朴乡吕大奎之侄孙也。天资聪敏，足继文献之风；仪表端严，足称缙绅之胄。负卓犖之才，而能有所施为；养刚直之气，而能无所疑惧。观其道学同一渊源，文章同一杆轴。意气相孚，言语相符，诗所谓“如坝如簠，如圭如璋”者，惜乎吾语得君之晚也。

语江立学自司马令始。虽云草创，而学制咸备，遂移文省府漕宪二台，且荐以愚令。教事九年而代者至，迨后更易不常。再十五年而领学者四五指，惟学舍颓没而径行，学宇尽废而弗顾，孔殿岌然，仅存神人，咸共嗟愤。

君始至莫，尽大伤心，因洒酒祠下，而矢之曰：“所不能再兴庙学者，有如先圣。”闻者或笑或疑，惟愚独深信之。君乃奋励谋之，同官莫不赞美。先修殿宇而壮丽之，次饰列像而光华之。左右翼室，内外阙门，两祀焕如，从祀肃如。肯构新功，绝胜旧制。力虽惫而不以为劳，财虽殫而不以为费。今则笑者愧服，疑者叹羨，然后知府之誓言为不诬，余之信心为不苟矣。

是役可以张风化之本原，可以增斯文之风焰。上无愧先圣之神灵，下无忝祖先之名望。大贤之后世不乏人，岂前尸学碌碌所可同日语哉？

《传》曰：“见义不为，无勇。”君于是能勇于义矣。又曰：“幼而学之，壮而行之。”君于是能行所学矣。曩尔书院，未究设施，使进之要津，其大行必有可观者。千寻之木，固宜栋梁于庙堂；万斛之航，
断港哉？

友士美其盛德，而惜其归。既嘱祠于庙左，又征序于钱章。予故道相爱之真，且致相期之意。君归益自励。余老，尚及见。时至正三年癸未元日也。

送太守李君之任泉郡序 （明）黄河清

泉郡宅于海山间闽越奥区也。山海之产视九州之得于山海者，贸繁而异。山而居者岁食其山之入，犹出其余以贸易于海；海之居者亦食其海之入，举得而有焉。盖山海之利居田之半，其民亦侈然安其利以自足矣。民乐安其利，相观而善，故吏于土者恒不劳而理，号曰“佛国”。

数岁以来，有赋其山之利于官曰：蜀山、楚山之所未需也；有赋其海之利于官曰：东海、西海、北海之所未需也，皆上方之所欲致也。始而开若赋，继而倍若赋，今则殫其山海之出而赋之，而山海之人俱告困矣。

夫赋之止于山海之利，犹可为也，致之又十百倍其直焉，则并其田之所入者亦告匱矣。递递相传，以至于弊，由是有颠然而僵者，有倚官而为市者，有乘风而鬻者，胥戕胥虐，而狱讼滋矣。如是而犹号曰“佛国”，宁不诬哉？

然则天下之急贤守，孰有先于泉者哉？莫先于泉，虽以李君抑之之贤，天子固不得而靳，君亦不得而辞也。

君初举进士，令崇阳，其为政廉而睿，惠而安，刚而不挠，入为工部亦如之。今日称贤令，与贤大夫者莫先焉。然则泉之急贤守，孰有先于李君者哉？廉而睿则民感，惠而安则民怀，刚而不挠则渔吾民沮吾法者，不得逞其欲。民怀而感则讼狱息而礼乐兴矣。

呜呼，泉之理“佛国”之号，其将复于故也耶？泉大夫士之

萃于朝者，皆喜于得公，因役河清识其喜，为送行序。

送郑御史师舜往南台序 (明)黄河清

论人易，知人难；论事易，识事难；论时易，济时难。故论时必究其常变，论事必权其轻重，论人必察其心迹。故不可因事而病人，亦不可因时而病事，亦大要归于能济乎时而已耳。

嗟呼，居今之世，欲济今之时，不过用今之人，行今之事耳。使易而言之，天下将玩而弗信；若概以为难，而自默上下之间，又将无所感创而趋舍，恐于治体有乖于世道，无裨也。

河清尸素十馀年，常竭耳目之力，考论今之世与人若事，而得其端绪，然岂敢以不肖之身而律他人？亦岂敢以迂腐之见而画他人哉？

昔赵阅道为台官，于君子有过则保全爱惜，小人有过则力加遏绝。程明道为御史里行，尝对神宗言：使臣拾遗补阙，裨赞朝廷则可；使臣掇拾臣下短长，以沽直名则不能。是二君子不惟知人，而且欲全人；不惟识事，而且能成事，皆济时之巨材远器也。然则难易之际，固有体要者在矣。吾能持其体以充其责，若吾之责者，亦与吾同；则国是公论归之台谏，何疑耶？

友人郑御史师舜为行人时，常奉使四方，能周知四方之故，故其所谓常变、轻重、心迹，皆已得其概。今兹之行乃歉然以难为忧，盖思欲持其体以充其责者。河清因道所以处难之道，而并以程、赵二君子之事语之。

别方豪序 (明)黄河清

正德庚午夏四月，浙人方豪以进士出宰昆山。闽人黄河清以司封员外郎留京师。豪与河清盖密游从为弟者，一旦言别，此情易耶？

卷之七 序

豪尝与河清言：吾辈用功处，在不为时俗所化。情性为时俗化，或为狙诈；声音为时俗化，或为谄佞；气节为时俗化，或为萎尔。又尝与河清言：今天下之势，岁饥谨，而吏不惧，故民是用困。民告困而赋敛愈急，故心是用离。人心怨离，而上罔闻知，故兵是用炽。在我者当日斯迈，而在天下者不可谓非吾忧。河清方领之以相激励，遽为造物者忌而涣焉，欲强为情，得耶？

豪今宰东南巨邑，事得乘时而为之。将惧其所当惧，而纾其所困。知其所怨而导其所趋，殆不化于时，而于时有补。视河清之累然居此，愚身心而败之，其于平日之所期以相成者，何如也？

与豪去者有四明王应鹏，与河清居者有增城湛若水、会稽董玘，交相恋勖，咸亡有穷已也！人各有诗，河清又为序。

（方豪字思道，开化人。一谷叟。）

送吕积中冠带归养序

（明）傅 凯

余泉武荣吕君积中孔伦甫之，冢嗣也。少负淳笃之资，远大之志，壁经游邑庠，习举子业。屡试乡闾不利，乃于成化壬寅年从有司贡于京师。试魁多士，将升之南雍，毕业以贮用。

君叹曰：吾幼而力学，将以显亲扬名，依违牵制，迄今年几迈，先君已不禄，幸慈母张氏无恙，年跻七秩有四矣。吾闻天下游国学，必五六年，始得历官政；又一二年，始得注名于铨曹；又七八年，始得入选。如是吾年不愈迈，而吾母亦敢必为我留乎？年愈迈而壮志或以衰，官恐不职矣。万一母不我留，虽禄又不及养，于吾亲乎何有？孰若抚疏援例，取冠带以归养，使我母犹及见之，庶几有以慰其心。且先人遗我以安，有宅可庐，有塘可鱼，有圃可蔬，无待于外。亦可以陶吾志，而供甘旨于百年之馀，虽不禄，犹禄也。